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六十六回 盧珍假充小義士 張英被哄錯磕頭

且說那人羞愧難當，摔了個跟斗，大家一笑，不由氣往上一壯，把刀亮將出來，往前一趨，對著那位武生相公就剝將下來。武生相公往旁邊一閃，正要拉刀，那人早「撲哧」躺在地上。原來是盧珍趕奔前來，抽後把腕子接住，底下一腳，那人便倒。盧珍將他攙將起來，說：「朋友，你在這邊坐。」那人說：「什麼事，你把我逃個跟斗？給我刀來。」那刀早被盧珍拿將過去，遞與大官人了。盧珍說：「朋友，你別著急。人將禮義為先，樹將枝葉為堅。咱們都是素不相識，你們兩下裡我俱不認的。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，世間人管世間人的事，那有袖手旁觀，瞧著你們動刀的道理？故此將你讓到這邊。論錯，是哥哥你錯了，也搭著過賣沒說明白。你也該想一想，你也該看一看，就有現成的，那裡有成桌的酒席給你預備著？你也當問問，再吃再喝才是。知錯認錯，是好朋友。哥哥，是你錯了不是？」那人說：「我皆因有火燒心的事，我兩哥哥在監牢獄中，看看待死，上武昌府找人去。慢了，我兩個哥哥有性命之憂。故此聽那小子說外邊有現成的東西，我拿起來就吃。那個人，既是他的東西，他就應當攔我才是，為何等我喝到口中，他方說是他的？他還叫我賠他衣服，他就是賠我舌頭。」盧珍說：「你就是不論怎麼急，吃東西總要慢慢的，不然吃下去，也不受用。別管怎麼，看在小弟的分上，你過去給他賠個不是。」那人說：「你不用管了，他與我賠不是，我還不能答應呢。」

盧珍說：「事情無論鬧在那裡，總有個了局。你方才說有要緊的事情，此事不了，你也不能走。依我相勸，你先過去與他賠個不是，別誤了你的大事。」那人說：「你住口罷，趁早別說了。我這人是個渾人，任憑什麼人勸解，我也不聽。此時除非有一人到了，他說叫我怎麼辦，我就怎麼辦。」盧珍問：「是誰？」那人說：「除非是我艾虎哥哥到了，別者之人，免開尊口。」盧珍暗笑，自思：「冤他一冤。此人既認的艾虎，必不是外人。」復又問道：「你怎麼認的艾虎？」那人說：「我不認的，我哥哥認的。」盧珍更得了主意了，說：「你不認的艾虎，你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姓張，我叫張英，上武昌府找艾虎哥哥，與我們托情。」盧珍說：「你不用去了。這才是恰巧哪，我就是艾虎，匪號人稱小義士，將打武昌府往這裡來。你要上武昌府，還要撲空了哪。」那人一聽，趕緊雙膝跪地，說：「哎喲！艾虎哥哥，可了不得了，咱們家禍從天降。」盧珍說：「咱們無論有什麼事情，全有小弟一面承當。咱們先把這件事完了，再辦咱們的家務。」張英說：「此事怎麼辦法？我可不能給他賠不是。」盧珍說：「論近，是咱們近。你要栽了跟斗了，如同我搶了臉的一般。」張英說：「除非是艾虎哥哥你派著我，別人誰也不行。你教我磕一百頭，我還磕哪。」盧珍說：「好朋友，你這少待。」

原來大官人勸解那位武生相公，人家是百依百隨，連身上噴的那些油湯，盡都搽去。

又打來的臉水，也把臉上洗淨。盧珍過去說：「看在小可分上，我將他說了幾句，帶將過來與尊公陪禮。」武生說：「屢屢淨叫兄台分心，不必讓他過來了。」盧珍隨即將他帶將過去。張英說：「除非我哥哥教我給你磕頭，不然你給我磕頭，我還不答應呢。」

氣忿忿跪在地下，磕了幾個頭。人家武生相公更通情理，也就屈膝把張英攙將起來，說：「朋友，不可計較於我。」盧珍也就給武生相公作了個揖，拉著張英往他們這座位來了。

大官人也就給武生相公施了個禮，就奔自己的座位了。

盧珍聽見後面有人說：「此事辦的好。」有個山西人說：「好可是好，就是有點假充字號。」盧珍瞅了他們一眼，暗道：「這幾個人莫非是認得艾虎？」自己從新又與張英說話：「你先坐坐，咱們有現成的東西，你先吃點。」張英說：「艾虎哥哥，我吞食不下。」盧珍說：「你不可叫我艾虎哥哥，我不姓艾，我與艾虎是盟兄弟，我帶著你去找他去，我有地方找他。」張英一聽，大吼了一聲，劈胸一把揪住盧珍，說：「你冤苦了我了！你就是賠我舌頭，賠我舌頭！」盧珍說：「你這斷好不識時務！」用手把他腕子刁往一翻，張英「撲哧」就跪在地下，被盧公子擰住他的胳膊，問他怎麼這麼不通情理。

忽聽見後面山西人說：「不用打了，真正艾虎來了。」大官人說：「好，盧珍放開他罷。艾虎來了。」見艾虎慌慌張張往裡就走，說：「我看見小車，我就知道你們在這裡哪！」一回頭，看見了大官人、盧珍，艾虎一怔說：「大叔從何而至？」大官人說：「我們的事，少時再告訴你。你先見見你這個朋友。」艾虎過來與盧珍行禮。盧珍說：「你不認的這是誰罷？」艾虎說：「不認識。」盧珍說：「這是韓二叔跟前的韓大哥。」

艾虎說：「不是天錦大哥？」盧珍說：「是。」艾虎說：「只聽見說過，沒見過。」隨即過來磕頭說：「小弟艾虎與哥哥磕頭。」天錦說：「起來罷，小子。」艾虎說：「呀！

怎麼哥們見面就玩笑。」盧珍說：「韓大哥，不可，這是歐陽叔叔的義子，智叔叔的徒弟。」韓天錦說：「艾兄弟，別惱我呀！這是我的口頭語。」艾虎暗說：「好口頭語。」

復又問：「盧大哥，裡邊那位白眉毛的，你不認識？那是徐三叔跟前的，名叫徐良，外號人稱多臂雄，又叫山西雁。」回頭把裡頭幾位叫過來，與大眾見見。先給徐良見：「這是墨花村的丁大叔。」徐良過來磕頭。大官人問了，才知是徐三哥之子。又與韓天錦、盧珍相見，又把胡小記、喬賓與丁老爺見了，復又與盧珍、韓天錦見了。徐良問艾虎娃娃谷的事。艾虎說：「全搬了家了，白跑了一趟。」艾虎又問盧珍：「怎麼同韓大哥走到一塊了？」盧珍就把奉母命，會同了大叔，半路遇天錦，打虎，養病，方才搶人家茶喝的事情，細說了一遍。艾虎一聽淨笑。

大官人說：「我們這到襄陽也就晚了罷？艾虎你必然知道。」艾虎說：「什麼事？」

大官人說：「你五叔到底是死了，是沒死？」艾虎說：「你老人家還不知道哪？死了，沒有半年，也有幾個月了。並且死的苦，屍骨無存。」這句話還未說完，盧珍就「哎喲，我的五叔哇！」就把氣挽住了。大官人放聲大哭說：「我的五弟呀！五弟呀！想不到你一旦間身歸那世去了。」徐良在旁邊也是落淚，艾虎也是悽慘。

就見那邊武生相公「哎喲撲哧」一聲，摔倒在地。眾家人忙成一處，呼喚了半天，武生相公方才悠悠氣轉。大家這才把他攙將起來，坐在椅子上，哭的死去活來好幾次。你道這是誰？這是白玉堂的姪兒，白金堂之子，名叫芸生，外號人稱玉面小專諸。因為他事母至孝，玉堂的那身工夫，是金堂所傳；芸生這身工夫，是玉堂所傳。馬上步下，長拳短打，□八般兵刃件件皆能。高來高去，躡房躍脊，來無蹤跡，去無影。別創一格的能耐，會打暗器，就是飛蝗石，百發百中，百無一失。就是一樁，五爺會擺的西洋八寶螺絲轉弦的法子，奇巧古怪的消息，沒教過芸生。芸生要學，五爺說：「惟獨這個藝業，我已經是會了，就算無法了。古人會什麼，就死在什麼底下的甚多，故此不教。」何嘗不是？會消息，就死在會消息的底下。芸生奉母命上襄陽，帶著些從人，到了此處，聽艾虎說，方知叔叔凶信，不然怎麼死過去了。擦了眼淚，過來見大官人說：「原來是丁叔父。」跪倒磕頭，自通了姓名。大官人一聽，說：「這可不是外人。」大家見了一回禮。艾虎問：「這位是誰？」張英說了自己的事情。艾虎就要辭別大眾，上岳州府救兩個哥哥。這段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